

# 试论观者——AI 时代架上艺术洞见

刘青云<sup>1\*</sup>

(<sup>1</sup> 上海大学 上海美术学院，上海市 静安区 200040)

**摘要：**在当下，架上艺术或者说绘画，即艺术家所创作的图像较于广泛使用的算法生成图像，会面临许多存在相关的问题，这些问题关乎图像这一概念本身，也引发了对于一个问题的思考：一幅架上艺术作品为谁而作——艺术家还是观者？思考这个问题需要回过神来，短暂地跳出信息爆炸、科技腾飞带来的感慨，试问架上艺术的历史：架上艺术如何存在？本文以“观者”为核心，结合“观者转向”理论与神经风格迁移（NST）技术案例，分析AI生成图像对架上艺术的双重挑战——创作者身份模糊削弱观者审美共鸣，媒介差异导致艺术价值认知分歧；最终提出：AI时代架上艺术需回归“媒介温度”与“独创性表达”，以“非商品属性”重构存在价值。

**关键词：**架上艺术；神经风格迁移；艺术价值

DOI: <https://doi.org/10.71411/rwxk.2025.v1i5.632>

## A Preliminary Discussion on the Viewer: Insights into Easel Painting in the AI Era

Liu Qingyun<sup>1\*</sup>

(<sup>1</sup>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Academy of Fine Arts, Jing' an, Shanghai, 200040, China)

**Abstract:** In the present era, easel painting—or more broadly, painting as the artist's creation of images—faces a number of existential challenges when compared with algorithm-generated imagery. These challenges concern the very concept of the image itself and provoke a crucial question: for whom is an easel painting created—the artist or the viewer? To explore this question requires stepping momentarily outside the astonishment brought by the explosion of information and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and reflecting on the history of easel painting: how does it exist? Focusing on the notion of the “viewer,” this paper draws on the theory of the “viewer’s turn” and examples of Neural Style Transfer (NST) to analyze the dual challenges AI-generated images pose to easel painting—namely, the blurring of the creator’s identity that weakens the viewer’s aesthetic resonance, and the medium differences that lead to divergent perceptions of artistic value. Ultimately, it proposes that in the AI era, easel painting must return to the “temperature of the medium” and “original expression,” reconstructing its value through its “non-commodity attributes.”

**Keywords:** Easel painting; Neural Style Transfer; Artistic value

### 1 引言

陈平的《论观者转向》一文中，总结了20世纪中叶以来的一种艺术史研究范式的转变，称其为“观者转向”<sup>[1]</sup>，文中概括总结了李格尔（Alois Riegl）、阿尔珀斯（Svetlana Alpers）、宾斯托克（Cf. Benjamin Binstock）、弗雷德（Michael Fried）等人的递进认知，即将艺术

作者简介：刘青云（2000-），男，内蒙古鄂尔多斯，硕士，研究方向：艺术管理

通讯作者：刘青云，通讯邮箱：[liuqingyun2000@foxmail.com](mailto.liuqingyun2000@foxmail.com)

史的研究如何由研究艺术家、艺术作品的主体地位转向研究艺术作品—观者之间的关系。在此需要提及此种转变的前提，在李格尔为肇始的半世纪内、即现代绘画艺术发展后，因其高度的主观性、对于“再现”的摈弃，使得现代绘画艺术需要不同于传统艺术史的批评欣赏方式，接受美学的发展也在其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在文末，陈平总结，通过上述等学者的研究，现在拥有多维含义的“观者”概念，观者的存在之于架上艺术，是从未分离、亦必须重视的部分。

那么，借巴尔与布列森（Mieke Bal and Norman Bryson）之言<sup>[2]</sup>，将艺术作品的观者暂且划分为“理想性观者”与“经验性观者”，其中贡布里希著名的“图式与矫正”理论<sup>[3]</sup>谈及的观者的“本分”，精准地指出了“理想性观者”的在艺术创造中的身份，同时指出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总是要考虑到观者的“预期”和识别能力，即贡氏所说：“观看者以艺术家自居，必须有艺术家以观看者自居相对应”；而“经验性观者”作为另一种观者，是非给定的、更自然、无目的地看到艺术作品的、更为广大的一种观者。

以上，在谈论架上艺术时，“观者”作为创作的永恒要素，可以作为思考AI时代架上艺术何在的一个锚点，将各色的架上艺术回归到接受环节的必然性上。在绘画创作多数发生于各类学院为中心的现在，一位学院生、艺术家，其受到的艺术批评多数来自前文提及的“理想性观者”，即环境中的师长、同学，在这样的环境中，贡氏所言的“观看者”与“艺术家”之间理想的互动也因身份的高度相似，沉默地消融了。从历史经验看：学院中的艺术家无需顾及观者的接受能力、学院中的观者也娴熟地泛化、经验化了各色艺术家的主观表达，如此往复、妄论有所进益，这也是历史中各类学院派艺术的积弊。

## 2 AI生成图像的创作者身份困境：基于NST技术的分析

使用人工智能生成各类图像的行为，乍看跳脱了作品—观者之间的陈腐关系，使得图像的生产者与使用者在强力工具的辅助下得到了统一。但需要明晰“工具使用者”与“图像创作者”指尖的艺术伦理关系，同时需要审视传统架上艺术与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艺术价值是否存在差异。以下就此两方面进行论述。首先，如何定义在使用人工智能程序生成图像时的创作者身份从属？跳过如何训练程序的赘述，一个成熟的程序是如何生产内容的，以下将NST技术（Neural Style Transfer，以下简称NST）技术作为试论的对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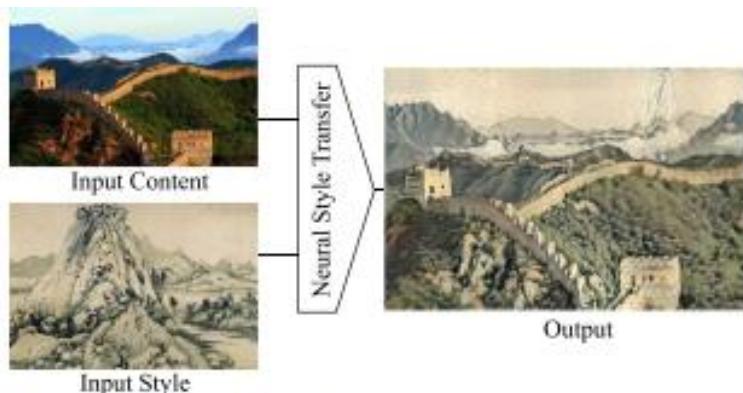


Fig. 1. Example of NST algorithm to transfer the style of a Chinese painting onto a given photograph. The style image is named “Dwelling in the Fuchun Mountains” by Gongwang Huang.

图1 NST 技术示意图

图源 Neural Style Transfer: A Review IEEE 可视化和计算机图形学交易

上图展示了NST技术如何提取黄公望《千里江山图》的艺术风格，并将其迁移到一张以长城风景为内容的摄影作品上，生成具有独特艺术肌理<sup>[4]</sup>的图像。那么面对这幅“万里长城图”，创作者的身份从属于内容生成中的哪个角色？程序使用者、黄公望亦或是能力强大的NST程序？

讨论创作者的身份从属，需要明确人工智能生成物的独创性何在。《人工智能生成艺术的伦理反思——以AI绘画为例》一文中，作者就文中第二章“AI绘画的四重伦理问题”中“艺术伦理”一节，简明扼要地指出针对图像生成程序使用者，如果以传统艺术创作的路径：“艺术体验

—艺术构思—艺术创作—艺术接受”来思考，程序使用者显然没有独立的艺术体验与技术上的创作参与<sup>[5]</sup>。同样讨论人工智能生成物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著作权归属探讨》一文中，作者论及了“菲林案”与“腾讯案”<sup>[6]</sup>在司法过程中的法院判定标准，即“当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客观表现形式符合最低限度的差异性要求，并且人工智能生成物来源于人的创作行为，能够体现人的个性与创作意图时，法院才能认定其构成独创性的作品。”这两篇文章看似相左的观点指出了一个重要的界限：人工智能生成物同其他自然物一样，独创性、也就是可版权性的确立需要创作者足够的独创性构思和创作前劳动投入。

创作者的身份从属对观者而言是否重要？观者作为艺术接受环节的参与者，都需有能力考校一幅作品的独创性、需要同时认识到独创性是艺术活动的动因和目的，是始与末的两端。贡氏所言观者的“本分”在面对人工智能程序生成物时依然，作为观者需要认识到自己在艺术创作活动中所占据的份额，如若创作者的形象在观看作品时十分模糊，那么观者无法体会到与创作者产生共鸣时的艺术体验，也就无法获得审美快感。创作者身份的模糊会使得观者的艺术体验变成一场荒诞的、无始无终的滑稽移情，恰如班克斯（Banksy）的《气球女孩》（Girl with Balloon）及其后续自毁事件，当观众在没有创作者形象的迷雾中追逐意义时，艺术体验不再是与创作者的共鸣，而是一场充满荒诞感的自我投射游戏。因此，随着人工智能生成程序的发展，艺术创作活动的多样化强调了观者“本分”中以往并不常提及的一点——观者需要能够具体化人工智能生成物中的个性、独创性。观者同样与艺术家、创作者一样面对着人工智能生成程序带来的新挑战，观者亦会品尝到AI时代的某种无奈：即使作品尽收眼底，也要足够相信这幅作品是没有独创性、甚至作者的。

### 3 传统架上艺术与 AI 生成图像的艺术价值差异：媒介属性的视角

如何审视传统架上艺术与AI生成图像的艺术价值差异？这个问题其实在上述部分已经得到了论述。艺术价值来自于艺术接受环节的完成，观者作为接受方在观看时，能否从作品中得到独特的艺术体验决定了艺术接受环节是否能够完成。一幅传统架上艺术作品，在艺术接受的环节，需要接受观者的批评，但从材料主义的观点出发，传统绘画相较于AI生成图像，在媒介上更符合观者的心理惯势：笔触、线条组成了某种属于传统架上艺术的“温度”，安德鲁·怀斯（Andrew Wyeth）通过改良古老的蛋彩画法，结合干画法使得画面具有某种独特的肌理<sup>[7]</sup>，在形式之外使得作品拥有了独特的语言魅力，从而深刻地影响了现实主义的绘画创作。

相对地，依然以图1生成得到的“万里长城图”为例，观者在观看时，是否能够与图像创作者主观的艺术体验产生共鸣？元人张雨题黄公望画就有“峰峦浑厚，草木华滋”之语，受明代董其昌叹赏<sup>[8]</sup>，那么能否从迁移得来的大痴笔墨中体会如此的语言魅力？这两个问题直观地指向AI生成图像的艺术价值，但现在的人工智能程序无法做出回答，原因如下。

### 4 结语：AI 成像技术的局限与架上艺术的未来路径

以NST技术为例，人工智能程序成像的质量完全受制于程序的发展与客观媒介的有限性，局限性使其并不能完全代表人工智能程序成像的最终与最高能力，通过莱昂（Leon A. Gatys）等人的实验<sup>[9]</sup>可以较为直观地看到这种局限：每一次对于神经风格的捕捉与迁移其实都是对原图像RGB像素的一次统筹与复制。这个过程无可避免地会降低生成图像的像素颗粒数，使得人工智能生成图像在观者看来较传统架上艺术作品粗糙了许多，如“万里长城图”不得大痴笔墨神韵一般无法在艺术语言上为观者带来独特的审美体验。此种对于“细腻”的审美追求其实不仅是在现实主义的绘画之中，远在文艺复兴晚期的欧洲画家们就已经对画作的细腻程度提出过苛刻的要求，在现称为“矫饰主义”的艺术流派标准中，画作的每一道笔触都有可能成为审美的对象。瓦萨里（Giorgio Vasari）就曾对罗马诺（Giulio Romano）的画作提出过批评；认为罗马诺的笔触中缺少“优雅”，让观者感受到画家在创作时的笨拙与过分的努力，因此虽在整体效果上具有美，可极细微处却体现不出艺术家应当具备的“天才”，即没有完美的“肌理”。可见对于一件造型艺术作品，艺术价值的评判是不是对于主题、内容的过分关注，形式和语言的重要性也不可忽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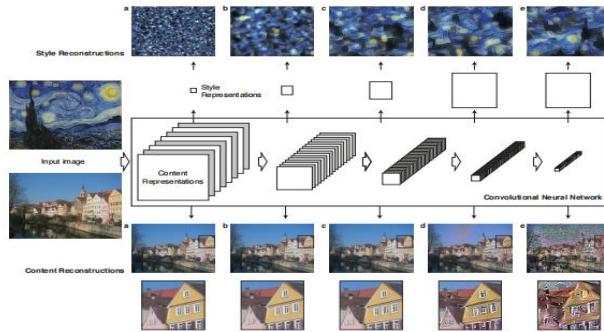


图2 莱昂等人在实验中发现在使用NST成像技术时反复叠加底片后较高图层出现明显的模糊离散  
图源 Image Style Transfer Using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但数字成像技术在语言上的局限是可以被突破的，正如现今是个一切皆有可能的时代。例如下图《神奈川冲浪》的肌理捕捉实验，未来NST技术通过更为精准的肌理捕捉、更高分辨率的显像方式，技术上有望以极高的完成度生成具有葛饰北斋艺术风格的、高分辨率、具有艺术语言魅力的AI生成图像。反观现在所谈论的“AI生成图像”，所面临的最大难关即显示器与画布的材料性差异，当计算机分配的像素颗粒精细度堪匹配画家们研磨调和的色粉，架上艺术的语言美感也将受到冲击。届时，传统架上艺术较人工智能生成所不能及的艺术生产效率、物质媒介的泛用性、传播的广度与宽度等等，都将使架上艺术从本质上不得不追本溯源、另开他山，皆因AI时代架上艺术面对的不仅仅是市场份额、传播方式等俗浅的问题，架上艺术的发展不应被商品属性所局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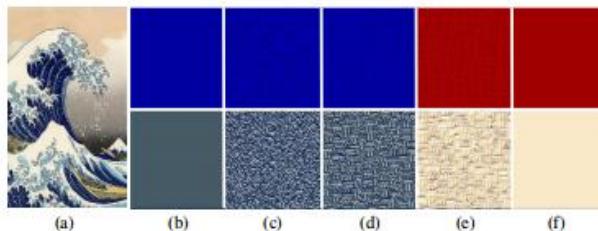


Figure 3. Stylization result of a toy image, which consists of four parts of different color or different texture.

图3 莱昂等人更为精细的肌理捕捉实验  
图源 Image Style Transfer Using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 参考文献：

- [1] 陈平. 论观者转向: 李格尔与当代西方艺术史学中的观者问题[J]. 文艺研究, 2021, (05): 5-20.
- [2] Bal M, Bryson N. Semiotics and art history[J]. The art bulletin, 1991, 73(2): 174-208.
- [3] 穆宝清. 贡布里希图像阐释的理论与方法[J]. 学习与探索, 2014, (02): 135-139.
- [4] 张富利. 新技术与美学的互生之旅: 人工智能艺术何以可能?[J]. 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35(01): 46-60.
- [5] 戴宏朵. 人工智能生成艺术的伦理反思——以AI绘画为例[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23, 39(10): 142-144.
- [6] 王涛.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著作权归属探讨——以“菲林案”为例[J]. 出版广角, 2020, (07): 71-73.
- [7] 汤玛斯·霍文, 汪溪涓. 我们应该如何解读安德鲁·怀斯[J]. 中国艺术, 2012, (02): 66-81.
- [8] 姜郭霞 .山川浑厚草木华滋——论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的笔墨意境[J]. 艺术科技, 2015, 28(11): 120.
- [9] Gatys L A, Ecker A S, Bethge M. Image Style Transfer Using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C]//2016 IEEE Conference on Computer Vision and Pattern Recognition (CVPR). IEEE, 2016.
- [10] Jing Y , Yang Y , Feng Z , et al. Neural Style Transfer: A Review[J]. IEEE Trans Vis Comput Graph,

---

2020(11).

- [11] 李天. AIGC 介入影视艺术——从“生成”概念谈起 [J]. 电影新作, 2024, (03): 20-27.
- [12] 陈抱阳. 从生成式到多智能体的转向的人工智能艺术创作 [J]. 美术研究, 2023, (05): 109-113.
- [13] 王常圣. 人工智能驱动的数字图像艺术创作: 方法与案例分析 [J]. 智能科学与技术学报, 2023, 5 (03): 406-414.
- [14] 刘雅典. 生成式人工智能艺术形式与情感关系辨 [J]. 文艺争鸣, 2023, (07): 77-85.
- [15] 刘偲佳. 从算法到图像——AI 生成艺术的回顾与展望 [J]. 艺术市场, 2023, (06): 80-81.
- [16] 陶锋. 人工智能美学如何可能[J]. 文艺争鸣, 2018, (05): 78-85.
- [17] 范慧敏. 人工智能艺术创作的哲学研究[D].天津: 天津大学, 2019.